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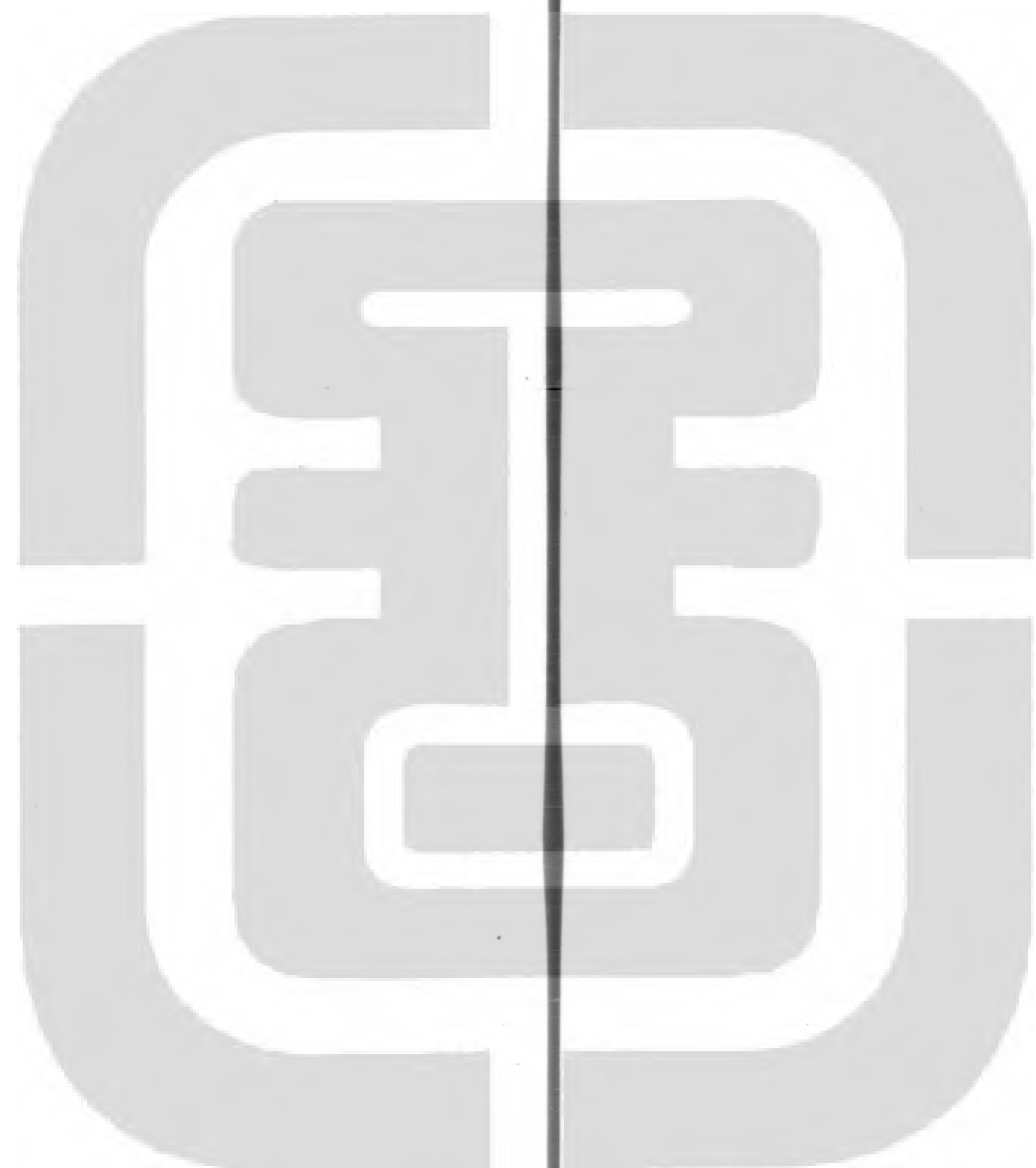
廣異記

書鈔閣藏書

宣統三年人字裝

廣異記

壬子六月八日偶得此書鈔本



乙丑得書方官邵武曾讀一遍距今十七年
矣今秋以編書目重取讀之文章雅潔有攷
非宋元人可及惜多脫誤令人不暢廣記所
引微有不同疑此是原本被徑改削故不指
勘但後所刻法：辛巳閏月十五日星
內子嘗以廣記校卷六數條似此為勝翻不竟校
校書最忌妄改故但就字開之可揣測法：宋人以說多記朝年故可
嘉言懿行唐以前則往：書造鬼神誕妄之事或寓諷刺或隱詞筆當
時行卷皆此類也

此佳趣也陸其清手鈔本也曩余宦閩得自
同寮周季貺太守書鈔閣中忽忽六年矣近
已養病守拙王居展讀一過仍記憶起云時
光緒十三年丁亥四月十冒長洲蔣鳳藻香生識
是日立夏天氣清和心寬几坐香生又記

廣異記卷第一

張琮

永徽初張琮為南陽令寢閣中聞堦前竹下呻吟之
聲就視則無所見如此數夜怪之乃祝曰有神靈者
當相語其夜忽有一人從竹中出形甚弊陋前自陳
曰朱爍之亂某在兵中為爍所殺屍骸正在明府閣
前一目為竹根所損殊甚楚痛以明府仁明故輒投
告幸見移葬敢忘厚恩今謂曰如是不早相聞乃
許之明日為具棺櫬使掘之果得一屍竹根貫其左
目備棺服改葬城外其後令笞殺一鄉老其家將

敢



此佳趣也陸其清手鈔本也曩余宦閩得自
同寮周季貺太守書鈔閣中忽於六年矣近
已養病守拙王居展讀一過仍記憶起云時
光緒十三年丁亥四月十冒長洲蔣鳳藻香生識

是日立夏天氣清和心寬几坐香生之記

廣異記卷第一

張琮

永徽初張琮為南陽令寢閣中聞階前竹下呻吟之

聲就視則無所見如此數夜怪之乃祝曰有神靈者

當相語其夜忽有一人從竹中出形甚弊陋前自陳

曰朱榮之亂某在兵中為燼所殺屍骸正在明府閣

前一目為竹根所損殊甚楚痛以明府仁明故輒投

告幸見移葬敢忘厚恩今謂曰如是不早相聞乃

許之明日為具棺櫬使掘之果得一屍竹根貫其左

目備棺服改葬城外其後令笞殺一鄉老其家將

敢



復讎謀須令夜出乃要殺之俄而城中失火延燒十餘家令將出按行之乃見前鬼遮令馬曰明府抵夜何所之將有異謀令問爲誰曰前時得罪於明府者今乃復讎明日掩捕其家問之皆驗遂窮治之令更其墓刻石銘於前曰身徇國難死不忘恩烈貞魂實爲鬼雄云

劉門奴

高宗營大明宮宣政殿始成每夜聞數十騎行殿左右殿中宿衛者皆見焉衣馬甚潔如此十餘日高宗乃使術者劉門奴問其故對曰我漢楚王戍之太子也門奴詰問之案漢書楚王與七國謀反漢兵誅之夷宗覆族安有遺嗣乎答曰王起兵時晉吾在長安及王誅後天子念我置而不殺養於宮中後以病死天子憐之殮以玉魚一雙今在殿東北角史臣遺略是以不見于書門奴曰今皇帝在此汝何敢庭中擾擾乎對曰此是我故宅今既在天子宮中動出頗見拘限甚不樂乞改葬我於高敞美地誠所望也慎毋奪我玉魚門奴奏之帝令改葬發其處果得古墳棺已朽腐旁有玉魚一雙制甚精巧乃勅易棺槨以禮葬之于苑外并以玉魚隨之于此遂絕

閻庚

張仁亶幼時貧乏恒在東都北市寓居有閻庚者焉
牙荀子之子也好善自喜慕仁亶之德恒竊父貲以
給其家食亦累年矣荀子每怒庚云汝商賈之流彼
不學之士於汝何有而破產以奉之仁亶聞其辭謂
庚曰坐我累君今將詣白鹿山所勞相資不敢忘也
庚久為仁亶胥附之友心不忍別謂仁亶曰方願志
學今欲偕行仁亶奇其志許焉庚乃私備驢馬糧食
同去六日至陳留宿逆旅仁亶勸舍其內房房外有
牀久之客復至坐于牀所仁亶見其視瞻非凡會

之疑之

庚自外持壺酒至仁亶以酒先屬客客不敢受固屬
之因與合飲酒酣歡甚乃同房宿而中夕相問行李
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主河北婚姻絆男
女脚仁亶開視其衣裝見袋中細繩方信焉因求問
已榮位年壽鬼言仁亶年八十餘位極人臣復問庚
鬼云庚貧賤之祿仁亶問何以致之鬼云或絆得佳
女配之有相當能得耳今河北去白鹿山百餘里有
一村中女者相極貴須已絆與人訖當相為解彼絆
此以成閻侯也君等策速行欲至其村當有大雨濡
濕以此為信因訣去仁亶與庚行六七日至村遇大

須疑須

雨衣裝濕汚乃至村西求王氏舍焉數問久之方出謝客云家有小不得意所以遲無訝也仁亶問其故云已唯一女先許適西村張家今日納財非意單寡此乃相輕之意已決罷婚矣仁亶等相顧微哂留數日主人極歡仁亶乃云閭閻是已外弟盛年志學未結婚姻主人辭以田舍家然有喜色仁亶求方許之焉以馬驢及他贄為贄數日後成親果留閭閻主王氏仁亶獨往主人贈送其後數年仁亶遷侍御史并州長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唐累遇提挈竟至一州

李嵩

此條有脫
誤

兵部尚書李嵩時之正人也開元初有婦人詣嵩容貌風流言語學識為時第一嵩不敢受會太常卿姜皎至嵩以婦人與之皎大會公卿婦人自云善相見張說曰宰臣之相遂相諸公卿言無不中謂皎曰君雖有相然不得壽終酒闌皎狎之於別室媚言遍至將及其私公卿迭往窺睹時嵩在坐最後往視婦人於是忽然有聲皎驚墮地取火照之見牀下有白骨當時議者以嵩貞正故鬼神懼焉

狄仁傑

則天朝狄仁傑為寧州刺史其閣素函先時刺史死

者十餘輩仁傑至吏白官舍尤凶先後無敢舍者且
榛棘蕪毀不可居請舍他所仁傑曰刺史不舍本宅
何別舍乎命葺理居之不疑數夕詭怪奇異不可勝
紀仁傑怒謂曰某是刺史此即吾宅汝曲吾直何為
不識分理反乃以邪忤正汝若是神且聰明教若是
鬼魅何敢相擾吾無惧汝之心徒為此變幻耳必若
要相見何不以禮出耶斯須有一人具衣冠而前曰
某是某朝官葬堂階西樹下體為樹根所穿楚痛不
可忍頃前教公多欲自陳其人輒死幽塗不達以至
于今使君誠能改葬何敢遷延於此言訖不見明日

就令發之果如其言乃為改葬自此怪絕也

張守珪

幽州節度張守珪少時為河西守將守玉門關其下
軍皆勁勇善鬪每探候深入頗以劫掠為事西域胡
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餘馱還天竺國其徒二十
餘人探其裝意是羅錦輕物乃劫掠之殺其衆盡至
胡僧刀棒亂下而不能傷探者異焉既而索馱唯得
袈裟意甚快因於僧前追悔擗踊悲涕久之僧曰
此輩前身皆負守將命唯趙僧鬼是枉死耳然爾守
將祿位重後當為節度大夫等官此輩亦如君何乞

白守將為脩福耳。然後數年，守將念有小厄，亦以斯事免之。騎還，白守珪守珪。番僧供養累年，去後守珪與其徒二十五人至伊蘭山探賊，胡騎數千猝至，守珪力不能抗，下馬脫鞍，示以閒暇。騎來漸逼，守珪謂左右為之奈何，至不獲已，事理須見。忽覩山下紅旗數百騎，前互戰。守珪隨之，穿其一角，尋俱得出。虜不敢逐。紅旗一將軍謂守珪曰：「吾是漢之李廣，知君有難，故此相救。後富貴無相忘也。」言訖不見。守珪竟至幽州，節度使大夫。

楊瑒

開元中，洛陽令楊瑒嘗出行，因上槐蔭下有卜者，過之，端坐自若。伍伯呵使避，令不動。瑒令散手拘至廳，事將捶之，躬自責問。術者舉手曰：「君是兩日縣令，何以責人？」瑒問其事，曰：「兩日後君當命終。」瑒甚愕，問何以知之。術者具告所見，舉家驚惧。謂術者曰：「子能知之，必能禳之。若之何而能免？」瑒再拜求助。術者曰：「當以吾之聞見，以衛執事，免之與否，未可知也。」乃引瑒入東院。中令瑒被髮跣足，面牆而立。已則據案而書符，中夕之後，喜謂瑒曰：「今夕且免。」終夕即來。明日可以三十張紙作錢，仍多造餅餌，與酒壺出定鼎門。

下疑不

外桑林之間候人過者則飲之皂裘右袒即召君之使也若留而飲啖君其無憂不然實難以濟君亦宜易衣服處小室以伺之善為辭謝問以所欲予之策盡是矣瑒如其語日西景酒饌將具而皂裘不至瑒深以為憂須臾遂至使人邀屈皂裘者欣然累有所進瑒乃拜謁鬼云君昨何之數至所居下能相見疑於東院安處善人監護故不敢犯今地府相招未已如何瑒再拜來救者十數兼熟楮錢資其所用鬼云感施大惠明日與府中諸吏同來謀之宜盛饌相待言訖不見明日瑒設供帳極諸海陸候之日晚使者

與其徒十人同至宴樂殊常浩暢相語曰初長官事焉得不盡心耶久之謂瑒曰君對坊楊錫亦有才幹可以替君明日君至五更鼓聲動宜於錫門相候若聞哭聲君則免矣瑒如其言往見鬼使於樹頭欲往錫舍為狗所咋未能得前俄從墻闕中入遲徊聞哭聲瑒遂得免

張果女

開元中易州司馬張果女年十五病死不忍遠棄權瘞於東院閣下後轉鄭州長史以路遠不復舉喪遂留俄有劉某代之其子嘗出閣中恍惚有所覩入暮

仍於門外見一女子容色豐艷自外而來子疑有相
慕者即前調之欣然詣寓因番共宿情態纏綿舉止
閑婉歡愛益甚至暮輒來達曙乃去經過數月忽謂
子曰我前職張司馬女不幸夭沒殯此閣下命當重
活與君好合後三日君可見發徐候起息慎毋驚傷
也乃指於所瘞處而去子至期甚喜獨與左右一奴
夜發深四五尺得一漆棺徐開見之女顏色鮮發肢
體溫軟衣服粒粒無沾壞者舁至牀上細有鼻息
少頃口中有氣啗以薄粥少能咽至明復活漸能
言語起坐數日如常父母不知也因辭以習書不便

出閣當便齋飲食詣閣中劉疑其有異乃潛於外從
窓竊視其中見女存問其所由泣而告曰棺木尚在
牀下因匿於堂中不見女甚驚劉與妻歔歔曰此既
宿契殊會千載所無見我何傷乎而過為隱蔽因遣
使至鄭州具以報果請結婚姻父母哀感驚喜乃刻
日赴婿遂成嘉耦產數子壽終

華妃

開元中華妃有寵生慶王琬薨葬長安至二十八年
有盜欲發妃塚遂於塋外百餘步偽築大墳若將葬
者乃於其內潛通地道直達塚中剖棺視面如生四

肢皆可屈伸盜等恣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釧兼去其舌恐通夢也側立其屍而於陰戶置燭悉取藏內珍寶不可勝數時徙置于已塚乃于城中以輜車載空棺會日暮便宿墓中取諸物置魂車及送葬車中方掩而歸未葬之前妃被髮裸形悲泣而來曰盜發吾塚又加截辱孤魂幽枉如何可言然吾必使其敗于春明門也因備說其狀而去王素至孝忽驚起涕泣明旦入奏帝乃召京兆尹萬年令以物色捕盜甚急及載物歸邑欲入春明門吏訶止之乃搜車中皆諸寶物盡收盜尋掠即服逮捕數十人皆貴戚子弟無

行檢者王乃請其魁帥五人得親報仇帝許之皆採取五臟烹而祭之其餘盡榜殺于京兆門外改葬貴妃王心喪三年

郭知運

開元中涼州節度郭知運出巡去州百里於驛中暴卒其魂遂出令驛長鎖房勿開因而却迴府徒從不知也至舍四十餘日處置於公私事畢了使人往驛迎已喪既至自看其殯禮訖因與家人辭訣投身入棺遂不復見

王光本

王光本開元時為洛中別駕春月刺史使光本行縣去數日其妻李氏暴卒及還自以不進醫藥意死在是居恒慟哭哀感傍隣後十餘日囑諸子盡哭光本因復慟哭百餘聲忽見李氏自幃而出靚粧炫服有逾平素光本輟哭問其死事李氏云妾尚未得去猶在此堂聞君哀慟之甚某在泉途倍益悽感語云生人過悲使幽壤不安信哉斯言茲以往不復生若如是適以累幽魂耳因囑付家度女為尼放婢為平人事有條留一食頃謂光本曰人鬼道殊不宜久住此益深恨言訖入堂中遂滅男女及家人但聞李氏言

惟光本見耳

楊元英

楊元英則天時為太常卿開元中亡已二十載其子因至成德坊削家識其父壙中劍心異之問削師此劍云有貴人形狀衣服將令修理期明日午時來贖子意是欺辭復疑父塚為人所開至日與弟同往削家外宅中伺之果至乃其父也騎白馬衣服侍從者五六人兄弟出拜道左悲涕久之元英取劍下馬引諸子處訣家事末問汝母在家兄云合葬已十五年元英言不知再三歎息謂其子曰我有職事不獲久

住明日汝等可至此當取少賫助汝辛苦子如期往
元英亦至將三百千與之誠云數日須用盡言訖決
去子等隨言涕泣元英謂子曰汝等不了此事人鬼
路殊寧有百年父子耶言既而去子等隨騎出東門
遙望入却山錢至期乃終市具都盡三日後市人皆
得紙錢

汝陰人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為人白皙有姿調好鮮衣良馬
遊騁無度嘗牽黃犬逐獸荒澗中倦息大樹下樹高
百餘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垂陰連數畝仰視枝間

懸一五色綵囊以為誤有遺者乃取歸而結不可解
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紙直
前云王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
聞輿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白
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請許曰小妹粗家竊慕盛德
欲託良緣於君子如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即
命左右灑掃別室須臾女車至光香滿路侍女乘馬
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郎下車延入別室帷
帳茵席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促許沐浴進
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年十六七艷麗無雙着青桂

褥珠翠璫鉗下階荅拜共升堂少年乃去房中施
雲母屏風芙蓉翠帳以鹿瑞錦障映四壁大設珍奇
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
盤紅螺盃葉碗皆黃金隱起錯以瑰碧罍貯車師
蒲萄酒芬馨酷烈座上置連心蠟燭悉以紫玉為盤
光明如晝許素輕薄無檢又為物色夸眩意甚悅之
坐定許問曰鄒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顧之深
惟惧交并未知所措荅曰大人為中岳南部將軍不
以兒之幽賤欲使托身君子躬逢砥礪幸遇良會欣
願誠深又問南部將軍今何官也曰是嵩君別部所

治若古之四鎮將軍也酒酣嘆曰今夕何夕見此良
人詞韻清媚非所聞見又援箏作飛鴻別鶴之曲宛
頸而歌為許送酒清聲哀鳴容態盪越若不自持許
不勝其情遽前擁之乃微眄而笑曰既違詩人感慨
之議又玷上客挂纓之笑如何因顧令撤筵去燭就
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遍召家人大
申婦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大人感愧
良甚願得相見使其奉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
大樹矣但見有朱門素壁若今官府中左右列兵衛
皆迎拜少年引入見府君冠平幘絳紗衣坐高殿

上庭中排戟設纛許拜謁府君為起揖之升階勞問
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託奉高明感慶無量然此亦
冥期神契非至精相合何能及此許謝乃與入內門
宇嚴邃環廊曲閣連亘相通中堂高會酣燕正歡因
命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奇歌妓數十人皆妍冶上
色既罷乃以金帛厚遺之并資僕馬家遂贍給仍為
起宅於里中皆極豐麗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許
體力精爽倍於常矣以此知其審神人也後時一歸
皆女郎相隨府君輒餽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而
姿色無損後許卒乃携子俱去不知所在也

廣異記卷之一

廣異記卷第二

劉清真



天寶中有劉清真者與其徒二十八人於壽州作賣人致一馱為貨至陳畱遇賊或有人導之令去魏郡清真等復往又遇一老僧導往武臺清真等畏其勞苦云臺寺尚遠因邀清真等還蘭若宿清真等私議老僧是文殊菩薩各隨老僧還行數里方至蘭若殿宇嚴淨悉懷敬肅僧為說法大啓方便並發心出家隨其住持積二十餘年僧忽謂清真等曰有大魔起汝輩必罹其患先為之防不爾則當敗人法事因令

清真等胡跪僧乃含水徧噴口誦密法清真等悉變成石心甚了悟而不能移動須臾之間代州吏卒數十人詣臺有所收捕至清真所居但見荒草及石乃各罷去自晚老僧又來以水喫清真等成人清真等悟其神靈知遇菩薩悉競精進後一月餘日僧云復將魔起州必大索汝其如何吾欲遠送汝汝願往否清真等受教僧悉令閉目戒云第一無竊視敗若大事才覺至地即當開目若至山中見大樹宜共庇之有藥出宜哺之遂各授藥一丸云食此便不復饑但當思唯聖道為出世津梁也言訖作禮畢閉目冉

冉上升身在虛空可半日許足遂至地開目見大山林或遇樵者問其地號乃廬山也行十餘里遇大藤樹周迴可五六圍翠陰蔽日清真等喜云大師所言奇樹必是此也各薙草而坐數日後樹出白菌鮮麗光澤恒飄飄而動衆相謂曰此即大師所云靈藥採共分食之中有一人給而先食盡徒侶莫不怨怒訶責云違我大師之教然業已如是不能毆擊久之忽失所在仰視在樹杪安坐清真等復云君以吞藥故能升高其人竟不下經七日通身生綠毛恐有鶴來止其上因謂十九人云我誠負汝然今已得道將捨

汝謁帝於此天之上宜各自勉以成至真耳清真等邀其下樹執別仙者不顧遂乘雲上升久久方滅清真等失業因各散還人間中山張倫親聞清真說云

武勝之

開元末太原武勝之為宣州司士知靜江事忽於灘中見雷公踐微雲逐小黃蛇盤繞灘上靜江夫戲以石投之中蛇鎗然作金聲雷公乃飛去使人往視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斬蛇第三劍云

破山劍

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劍磨畢詣市有胡求買初還一

千累上至百貫士人不粥胡隨至其家累日愛玩遂酌百萬已剋明日持直取劍會夜中佳月士人與其妻持劍共視笑云此亦何堪至是貴價庭中有擣帛石因以劍斫之石遂中斷及明胡載錢至取劍視之喚曰劍光已盡何得如此不復買士人苦問之胡曰此是破山劍唯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寶山今光鏹損盡疑有所觸士人夫妻嘆恨良久向胡說其事胡以十千與之乃去

杜萬

杜萬負外其兄為嶺南縣尉將至任妻遇毒瘴數日

卒時盛夏無所殯殮權以蓆席裹束瘞于絕巖之側
某到官拘於吏事不復重殮及考終北歸方至巖所
欲收妻骸骨及觀坎穴但葦席尚存某嘆其至深而
為物所取悲感久之會巖上有一境某試尋行百餘
步至石窟中其妻裸露容貌鬢鬢不可復識懷中抱
一子旁亦有一子狀皆如羅剎極呼婦方悟口不能
言以手畫地書云我須重生為夜叉所得今此二子
即我所生書之悲涕頃之亦能言謂云君急去夜叉
倘至必當殺君某問汝能去否曰能去便起抱小兒
隨舡至船所便發夜叉尋抱大兒至岸望江呼叫以

兒相示舡行既遠乃劈其兒作數十片方去婦人手
中之兒竟持歸解人語貌不變大曆中母子皆存也

鄭嬰齊

鄭嬰齊開元中為吏部侍郎河南黜陟使將歸途次
華州忽見五人衣五色衣詣廳再拜嬰齊問其由答
云是大使五臟神齊嬰問云神當居身中何故相見
荅云神以守氣氣竭則散嬰齊曰審如是吾其死乎
曰然齊嬰倉卒求延畧刻欲為表章及身後事神言
遠至後時則可齊嬰為設酒饌皆拜而受既脩表沐
浴服新衣卧南壁下至時而卒

柳少遊

柳少遊善卜筮著聲於京兆天寶中有客持一縑請少遊引入問故荅曰願知年命少遊為作卦成而悲感曰君卦不吉合盡今日暮其人傷歎久之因求漿水家僮持水至見兩少遊不知誰者是客少遊指彼為客令持與客乃辭去僮送出門數步遂滅俄聞空中有哭聲甚哀還問少遊郎君識此人否具言前事少遊方知客是精神遽使看縑乃一紙縑耳歎曰神捨我去吾其死乎日暮果卒

蘇萊

疑當

天寶末長安有馬二娘善者於考召兗州刺史蘇詵其馬氏相善初詵欲為子萊求婚盧氏謂馬氏曰我

家

誰佳

幸為致之一令其母自擇

中結

壇考召須臾三女魂悉至母親自看過馬氏云大者非不佳不如次者相必當為刺史婦蘇氏乃娶次女天寶末萊至永寧令死於祿山之難其家懲馬氏失言泊二京收復有詔贈萊懷州刺史

杜暹

杜暹幼時曾自蒲津濟渡河流湍急時入舟者衆舟

柳少遊

柳少遊善卜筮著聲於京兆天寶中有客持一縑請少遊引入問故荅曰願知年命少遊為作卦成而悲感曰君卦不吉合盡今日暮其人傷歎久之因求漿水家僮持水至見兩少遊不知誰者是客少遊指彼為客令持與客乃辭去僮送出門數步遂滅俄聞空中有哭聲甚哀還問少遊即君識此人否具言前事少遊方知客是精神遽使看縑乃一紙縑耳歎曰神捨我去吾其死乎日暮果卒

蘇萊

天寶末長安有馬二娘善者於考召兗州刺史蘇詵與馬氏相善初詵欲為子萊求婚盧氏謂馬氏曰我唯有一子為其婚娶實要嫁淑盧氏三女未知誰佳幸為致之一令其母自閱視也馬氏乃於佛堂中結壇考召須臾三女魂悉至母親自看過馬氏云大者非不佳不如次者相必當為刺史婦蘇氏乃娶次女天寶末萊至永寧令死於祿山之難其家懲馬氏失言泊二京收復有詔贈萊懷州刺史

杜暹

杜暹幼時曾自蒲津濟渡河流湍急時入舟者衆舟

人已解纜岸上有一老人呼杜秀才可暫下其言極苦遲不得已往見共語久之舡人待遲不至棄襆于岸便發遲與老人交言未盡顧視舡去意甚恨：是日風急浪粗忽見水中數十手攀舡沒徒侶皆死唯遲獲存老人謂遲曰以子卿業貴極故來相救言訖不見遲後累遷至公卿

僧道憲

聖善寺僧道憲俗姓元氏開元中住持於江州大雲寺法侶稱之時刺史元某欲画觀世音七鋪以憲練行委之勾當憲乃令元持齋潔已諸緣色悉以乳頭

香代膠備盡清淨元深嘉之事畢杜預寧所排造文殊堂排成將還忽然墮水江流湍急同侶求拯無由憲墮水之際便思念觀世音見水底有異光久而視之見所画七菩薩立在左右謂憲曰但爾正念無苦也憲行李如猶知在水底俱未免念阿彌陀佛其七菩薩並來捧足將至水際衣服無所汚染與排相隨俱行四十餘里憲天寶初滅度今江州大雲寺七菩薩見存無盡落水事云尔

成珪

成珪者天寶初為長沙尉部送河南喬木始至揚州

疑懇

累遭風水遺失 衆揚州所司誚珪盜賣其木拷掠
行夫不勝楚痛妄云破用揚州轉帖潭府時班景倩
為潭府嚴察之吏也長沙府別將錢塘楊覲利其使
與景倩左右撲成景倩使覲來收珪等覲至揚州以
小枷枷珪陸路迤行至寧江方入船乃以連鎖枷附
於船四面悉皆釘塞唯開小孔出入飢食等珪竟至
潭府必死發揚州更心念救苦觀世音菩薩恒一旦
食或時不食但飲水清齋經十餘日至滁口夕暮之
際念誦懇至其如及鏢忽然解開形體蕭然無所累
着伺夜深舟人盡卧珪乃折所拔釘徐出舡背至覲

如疑枷

房上呼曰楊覲將如我何覲初驚起問何得至此珪
曰當葬江魚腹中豈與汝輩成功耶因決意赴水初
至潭底須臾遇一浮木中有豎枝珪騎木抱枝得至水
面中夜黑暗四顧茫然木既至潭底又復浮出珪意
至心念觀世音乃漂然忽翻轉隨水中木而行知己
至岸便蘆中潛伏又江邊多猛獸往來顧視亦不相
害至明投近村村中為珪裝束送至滁州州人歎美
官察為市驢馬糧食等珪便入京於御史臺申理初
楊既失珪一時潰散覲因此亦出家焉

王琦

王琦者太原人也居滎陽自童孺不茹葷血大曆初為鄆州司戶性好持誦常云自少及長數患重病其於幼歲時遇病五六日因不能言忽聞門外一人呼名云我來追汝因便隨行五十里許達一府舍中官長大驚云何以誤將此小鬼來即宜遣還旁人云凡召人來不合放去當合作使力可去爾官云使有狗合死令琦取狗琦訴幼小不任獨行官令與使者同去中路使者授一丸與琦狀類毬子令琦擊狗家門狗出乃以丸擲之狗吞立死官云使畢可還後又遇病忽覺四肢內有八十二人眉眼口鼻各有所事

其在臂腳內者徃來攻其血內每至腕節之間必有相衝擊病間不可忍琦問汝輩欲殺我耶俄云為君理病何殺之有琦言若理病當致盛饌哺爾鬼等大喜叫肉中翌日為設食畢皆去所疾愈琦先畜一淨刀子長尺餘每念誦即持之及患天行恒置刀床頭以自衛護後疾甚暗中乃力起念觀世音菩薩暗夜如晝見刀刀向上有僧來與琦偶坐問琦此是何刀琦云是殺魔鬼刀僧遂奄滅俄有鐵鎚從空中下擊刀累擊二百餘下鎚悉破碎而刀不損又見大鐵鑠水罐可受二百餘石覆向下又二大人執杵旁問琦

此行有脫
文

君識此否琦荅云不識大人云此鐵鑊獄也琦云正
要此獄禁魔鬼言畢並滅又見床舁珍饈可百床從
門而出又見數百人皆炫服列在宅中因見其亡父
手持一刀怒云無室處汝其人一時潰散頃之疾愈
乾元中在江陵又疾篤復至心念觀音遙見數百鬼
乘舡而至告云饑餓就琦求食遂令家人造食施於
庭中群鬼列坐琦口中有鬼躍出就坐食訖初云未
了琦云非要衣耶鬼言正爾乃令家人造紙衣數十
對又為緋綠等衫是先識人撩亂爍已琦閉目寂然
而滅至三十九遍懈而獲寐翌日復愈又其妻李氏

曾遇疾疫癘琦燈下至心為誦多心經將四五句忽
見燈下有三人頭中間一頭是李氏近死之婢便聞
李氏口中作噫聲因自扶坐李氏瞪目不能言但以
手指東西及上下狀如見物琦令奴以長刀隨李氏
所指斬之久之乃寤云王三郎耶蓋以第呼琦琦問
所指云何李氏云見窓中一鼻長數人復見床前二
物狀如駱駝又見屋上悉張朱果幙皆被奴刀所獲
斷破一時消散琦却誦經四十九遍李氏疾尋愈

張御史

張某天寶中為御史判官奉使淮南推覆將渡淮有

時疑特泊疑

泊
及疑又或反

黃衫人自後奔走求渡謂有急事時駐舟泊至乃云
附載渡淮耳郵傳者欲歐擊兼責讓何以欲濟而輒
停留判官某云無擊及青所由云載一百姓渡淮亦責
何苦也親以餘食哺之其人甚愧慙既濟與某分路
須臾至前驛已在門所某心甚嫌之意是請囑謂曰
吾適渡汝何為復至可即逝去云已實非人欲無判
官議事非左右所聞因却左右云奉命取君令淮中
溺君適望一饌因不忍已蒙厚恩只可一日停留耳
某求還至舍有所遺囑鬼云一日之外不敢違也我
雖為使然在地下職數人間里君坊胥耳某欲前請

數疑類

抹鬼云人思異路無宜相逼恐不益耳某遙拜鬼云思疑鬼
能一日之內轉千卷續命經當得延壽言訖出去至
門又迴謂云識續命經否某初未之知鬼云即人間
金剛經也某云今日已晚何由轉得千卷經鬼云但
是人轉則可某乃大呼傳舍中及他百姓并數十人
同轉至明晚終千遍訖鬼又至云判官已免會須整
謁地府衆人皆見黃吏與某相隨出門既見冥王黃下是是字
具言千遍續命待延壽命取格檢云與所誦實

同因合掌云若爾猶當更得十載壽便放重生至門
前所追吏云坐追判官遲回今已遇捷乃袒示之願

乞少錢某云我貧士且在逆旅多恐不辨鬼云淮二百一千某云若是錢紙當奉五百貫鬼云感君厚意我福德素薄何由受汝許錢二百千正可某云我今亦鬼耳夜還逆旅未易辨得鬼云判官但心念令妻子還我自當得之某遂心念其妻鬼云已領訖須臾復至云夫人欲與阿嬾不肯又令某心念阿嬾須臾曰得矣某因宴然如落深坑由此遂活求假還家且說前事其妻云是夕夢君已死求二百千二百千紙錢欲便市造阿嬾故云夢中事何足信其夕阿嬾又夢竟得十年後卒也

李昕

李昕者善持千手千眼呪有人患虎鬼昕乃呪之鬼見形謂其人曰我本欲大困辱君為惧李十四郎不敢復往李十四郎即昕也昕家在東郡客遊河南其妹染疾無數日蘇說云初被數人領入墳墓間有數十人欲相凌辱其中一人忽至云此李十四郎妹也汝輩欲何之今李十四郎已還不久至舍彼善人也如聞吾并取其妹必以神呪相困辱不如送返之還乃相與送女至舍女遂活後昕亦到舍也

李洽

馬題馬

山人李洽自都入京行至灊上逢吏持帖云追洽
視帖文字錯亂不可復識謂吏曰帖書何乃狼籍吏
云此是闍羅王帖洽聞之悲泣請吏暫還與家人別
吏與偕行過市見諸肆中酒饌吏視之久洽問君欲
飲乎曰然乃將一千隨其所貳買五德一味與吏食
畢甚悅謂洽曰今可速寫金光明經或當得免洽至
家寫經別家人畢吏去行數十里至一城壁宇峻嚴
因問此為何城吏曰安祿山作亂所司恐賊越逸故
作此城以遏之又問城主爲誰曰是鄔元昌洽素與
城主有故請焉通之元昌延入相見悲喜須臾有兵

馬數十萬至城而過元昌留洽坐出門迎候久之
回洽問此兵云何曰是闍羅王徃西京大安國寺也
既至寺登百尺高座主者將簿呈闍羅王云此人新
造金光明經遂得延筭故未合死元昌歎羨良久令
人送回自此得活

王乙

王乙者自少恒持如意輪咒開元初徒侶三人將適
北河有舡夫求就乙等不甚論錢直云正爾自行故
不論價乙初不欲去謂其徒曰渡賤其價是誘我也
得非包藏禍心乎舡夫云所得資者只以供酒食之

疑損

費但因長者得不滯行李耳其徒信之乃渡仍市酒
共飲頻舉酒屬乙乙屢聞空中言勿飲心愈驚駭因
是有所疑酒雖入口者亦潛吐出由是獨得不醉洎
夜秉燭共寢息已大斲乙慮有非意默坐念呪忽見舡
夫持一大斧及可長五六寸從水倉中入斲二頭又
斬二伴當次至乙乙伏地受死其燭忽爾遂滅乙被
斫三斧背後有門先已釘塞忽有二人從門扶乙投
水岸下水深又投於岸血雖被體而不甚痛行十餘
里知一草舍揚聲云被賊劫舍中人收乙入房以為拒
閉及明報縣吏人引乙至劫所見岸高數丈方知念
呪之力後五六日汴州獲賊問所以云爾時燭忽暗
便失王乙不知何之乙瘡雖破而不損潰尋而平愈
如故此持如意輪呪之功也

廣異記卷之二

廣異記卷第三

陳正觀

潁州陳正觀手割羊頭極妙天寶中有故人詣正觀
正觀爲致飲饌方割羊頭初一刀子刺其熟腦正觀
暫洗手刀頭作羊鳴數聲正觀因而心悸數日而死

崔日用

開元中崔日用爲汝州刺史宅田畝世無居者日用
既至脩理灑掃處之不疑其夕日用於堂中明燭獨
坐半夜後有烏衣數十人自門入至坐階下或有跛
者眇者日用問君輩悉為何鬼來此恐人其始至者

自陳云某等罪業悉是猪身為所收放在莊敬寺故號長生猪然素不樂此生受諸穢惡求死不得恒欲于人申說人見悉皆恐懼今屬相公為郡相投轉此身耳日用謂之曰審若是殊為不難俱拜謝而去翌日僚佐來衙見日用無恙莫不驚異衙畢日用使奴取諸寺長生猪既至或跛或眇不殊前見也歎異久之令司法為作名乃殺而賣其肉為造經像收骨葬之他夕又來謝恩皆作少年狀云不遇相公猶十年處于橫惡無以報上今有寶劍一雙各值十金可以辟除不祥祛弭凶厲也乃置劍牀所再拜而出日用

問何當改官答云兩日內為太原尹更得宰相否默而不答

李測

李測開元中為某縣令在廳事有鳥高三尺無毛羽肉色通赤來入其宅測以為不祥命卒擊之卒以紫紫是紫斧斫鳥及入木而鳥不傷測甚惡之入於油鑊煎之以物覆上數日開視鳥隨油氣飛去其後又來測命以繩繫之係於巨石沉之河月餘復至斷繩猶在頸上測取大木鑿空其中寘鳥于內鐵冒兩端又沉諸河自爾不至天寶中測移官其宅乃凶蒞事數日宅

中有小人長數寸四五百頭滿測室舍測以物擊中
一頭仆然而殞視之悉人也後夕小人等群聚哭泣
有車載棺成服祭帛有形奠于西階之下及明才散
測便掘葬處得一鼠通赤無毛於是乃命人力尋孔
發掘得鼠數百其怪遂絕測家亦甚無恙

天寶殭騎

天寶初邯鄲縣境恒有魔鬼所至村落輒十餘日方
去俗以為常時殭騎三人夜投村宿媼云不惜留住
但恐魔鬼客至必當相苦宜自防之雖不能損人然
亦小至迷悶殭騎初不畏鬼遂留止宿二更後其二

人前榻寐熟一人小惧而忽覺見一物從外入狀如
鼠黑色而毛立於床前着綠衫持笏長五六寸向睡
熟者曲躬而去其人遂麗至二人次至覺者覺者
徑往把鬼脚不動然而體冷如水三人易持之持至
曙村人悉共詰問鬼初不言騎怒云汝竟不言我以
油鑊煎汝遂令村人具油鑊乃言己是千年老鼠若
魔三千人當轉此身為狸然所魔亦未嘗損人若能
見釋當去此千里外騎乃釋之其怪遂絕御史大夫
崔慤嘗為邯鄲尉親見其事慤再從弟恒說之

畢抗

天寶末御史中丞畢抗爲魏州刺史陷于祿山賊中
尋欲謀歸順而未發數日于庭中忽見小人長五六
寸數百枚遊戲自若家人擊殺之明日群小人皆白
服而哭載死者以喪車凶器一如土人還喪之儀仍
於庭中作塚葬畢遂入南牆穴中甚驚異之發其塚
得一死鼠乃作熱湯沃其中久而掘之得死鼠數百
後十餘日抗以事不尅一門遇害

崔懷疑

崔懷疑其宅有鼠數百頭於庭中兩足行口中作呱
呱聲家人無少長盡出觀其屋轟然而墮壞懷疑外

孫王汝自向余說近世有人養^女年十餘歲一旦失之
經歲無踪跡其家房中屢聞地下有小兒啼聲乃掘
之初得一孔漸深大縱廣丈餘見女在坎中坐手抱
孩子旁有秃鼠大如斗女見家人不識主領父母乃
知為鼠所魅擊鼠殺之女便悲泣云我夫也何忽為
人所殺家人又殺其子女乃悲泣不已未及療之
遂死

劉彥回

劉彥回父爲湖州刺史有下流於銀坑得一龜長一
尺特獻刺史郎官畢賀云得此龜人壽一千歲使君

謝已非其人故自騎馬送龜却至坑其後十二年刺史亡彥回為房州司士將家屬之官時山水泛濫平地盡沒一家惶惧不知所適俄有大龜來引其路彥回與家人謀曰龜乃靈物今來相導狀若有神三十餘口隨龜而行悉是淺處歷二十餘里乃至平地得免水難舉家驚喜亦初不知故至此久彥回夢龜云已昔在銀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報之

吳興漁者

開元中吳興漁者於苕溪上每見大龜四足各踣一龜而行漁者知其靈龜持石投之中而獲焉將之以

獻州從事裴君召龜人龜人云此上等龜不可以卜小事所卜之物必死裴素狂妄時庭中有鵲巢其雛尚耗乃驗誌之令卜者鑽龜焉數日大風折鵲巢鵲雛皆死尋又命卜其婢所懷妊是男女兆云當生男男生尋亦死裴後竟進此龜也

青泥珠

則天時西域獻毗婁博叉天王下頷骨及辟支佛舌并青泥珠一枚則天懸額及舌以示百姓額大如胡床舌青色大如牛舌珠類拇指微青則天不知貴以施西明寺僧布金剛額上後有講席胡人來聽見珠

縱視目不暫捨如是積十餘日但于珠下諦視而意不在他僧知其故問胡欲買珠耶胡云必若見賣當致市價僧初索千貫漸至萬貫胡悉不齟遂定至十萬貫賣之胡得珠內腿肉中欲還西域僧尋聞於則天刺求此胡數日得之使者問珠所在胡云已吞入腹使者欲剗其腹胡人不得已於腿中取出則天召問貴價買此焉所用之胡云西國有青泥泊多諸珍寶但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寶可得則天以至寶視之至玄宗時猶在

徑寸珠

近世有波斯胡人至扶風逆旅見方石在主人門外盤桓數日主人問其故胡云我欲石擣帛因以錢二千求買主人得錢甚悅以石與之胡載石出野外剖得徑寸珠一枚以刀破腋藏其內便還本國隨船泛海行十餘里風濤大起船忽欲沒無人知是海神求寶乃偏索之無寶與神因欲溺胡惧剖腋取珠舟人祝云若求此珠當有所領神便出一手甚大多毛捧珠而去

寶珠

咸陽岳寺後有周武帝像其冠上綴大珠如瑞梅歷

代不以為寶。天后時有士人過寺，見珠戲而取之。天
大熱，至寺易衣，以紙裹珠，放金剛脚下，因忘取之。翌
日，便往揚州，取債塗次，陳留宿于逆旅。夜聞胡人鬪
寶，攝衣從而視之，因說冠上綴珠。諸胡大駭，曰：「知
國中有此寶，方欲往求之。」士人言已遺之。胡等歎恨
云：「若能致此，當有金帛相答。」今往揚州取債，幾何？士
人云：「五百千。」諸胡乃率五百千與之，令還取珠。士人
至金剛脚下，珠猶尚在，持還見胡。等喜，拊飲樂十
餘日。方始求市，因問士人：「所求幾何？」士人極口求一
千緡。胡大笑云：「何辱此珠與？」衆定其價，作五萬緡。群

胡合錢市之。及邀士人同往海上觀珠，用士人與
之偕行。至東海上，大胡以銀鐺煎醍醐，又以金瓶盛
珠於醍醐中。重煎甫七日，有二老人及徒黨數百人
齎持寶物來，至胡所求贖。故珠不與，後數日復持諸
寶山積云：「欲贖珠。」胡又不與。至三十餘日，諸人散去。
有二龍女，狀白端嚴，投入珠瓶。中珠女合成膏。士
人問所贖悉何人也。胡云：「此珠是大寶，合有二龍女
衛護。群龍惜女，故以珠寶來贖。我欲求度世寧願世
間之富耶？因以藥塗足，步行水上舍舟而去。諸胡各
言共買此珠，何為獨專其利？卿既往矣，我將此歸胡。」

今以所煎醍醐塗船當得便風皆如其言大胡竟不知所之

紫靺鞨

乾元中國家以克復二京糧餉不給監察御史康雲間為江淮度支率諸江淮商旅百姓五分之一以補時用洪州江淮之間一都會也雲間令錄事參軍李惟燕典其事有波斯胡人者率一萬五千貫腋下出小瓶大如合拳問其所藏詭不實對請率百萬惟燕以所納給衆難違其言佯驚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貨此當不違價試增求百千胡人與之胡人至楊州刺

史鄧景山知其故聞胡云瓶中是紫靺鞨人得之者為鬼神所護入火不燒涉水不溺有其物而無其價非明珠雜寶所能及也又索胡人一萬貫胡樂輸其財而不為恨瓶中有珠十二顆

邊洞玄

開元末冀州棗強縣女道士邊洞玄學道服餌四十年年八十四歲忽有老人持一器湯瓶來詣洞玄曰吾是三仙山人以汝得道故來相取此湯餅是玉英之粉是神仙所貴項來得道者多服之耳但服無疑後七日必當羽化洞玄食畢老人曰吾今先行汝後

來也言訖不見後日洞玄自覺身輕齒髮盡換謂弟子曰上清見召不日當往顧念汝等能不恨恨善脩吾道無為樂人間為土棺散魂耳滿七日弟等晨往問訊動止已見紫雲昏凝遍滿庭戶又聞室中有數人語乃不敢入悉止門外須臾門開洞玄乃乘紫雲竦身空中立去地百餘尺與諸弟子及法侶等辭訣時刺史源復與官吏百姓等數百人皆遙瞻禮有頃日出紫氣化為五色雲洞玄冉冉而上久之方滅

張連翹

黃梅縣女道士張連翹者年八九歲常持瓶汲水忽

見井中有蓮花如小盤漸出井口往取便縮不取又出如是數四遂墮井家人見其久不還往視見連翹立井水上及出忽得笑疾問其故云有人自後以手觸其腋痒不可忍父母以為鬼魅所加中夜潛移之舅族方不笑頃之復還其家云饑求食日食數斗米飯雖夜置俎殽于卧所覺即食之如是六七日乃聞食臭自爾不復食歲餘時或進三數顆棗父母因命出家為道士年十八晝日於觀中獨坐見天上墮兩錢連翹起就拾之鄰家婦人乃推籬倒亦爭拾連翹以身擲錢上又兩黃葉三丸遽起取之婦人擘手

奪一九去因吞二九俄而皆死連翹項之醒便覺力強神清倍於常日其婦人吞一九經日方蘇飲食如故天寶末連翹在觀忽悲思父母如有所適之意百姓縣官皆見五色雲擁一寶輿自天而下人謂連翹仙去競來觀視連翹如無所覺雲亦消散論者云人衆故不去連翹至今猶在兩脇相合形體楷悴而無所食矣

訶黎勒

高仙芝之大食得訶黎勒長五六寸初置抹肚中便覺復痛因決痢十餘行初謂訶黎勒為崇因欲棄之復疑作腹

以問大食長老彼云此物人帶一切病消痢者出惡物耳仙芝甚寶惜之天寶末被誅遂失所在也

臨淮將

上元中臨淮諸將等乘夜宴集燔炙猪羊芬馥備至有一巨手從窓中入言乞一醬衆皆不與頻乞至數四終亦不得乃潛結繩作羈施于孔所紹云與肉手與復出因而繫着顧牽挽甚至而不能脫欲罷乃仆然人其臂明而斷視之是一楊枝特以求樹近在河上以斧斫斷至碎往有血

齊幹

開元中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以徐城險急奏開十八里河達於清水平長淮之險其河隨州縣分掘亳州直源縣丞崔延緯糾其縣徒開數千步中得龍堂初開誚是古基然狀如新築淨潔周視皆壁下五色蟄龍長一丈餘頭邊鯉魚五六枚各長尺餘又有靈龜兩頭長一尺二寸毛長二寸如常龜元稹以白開河御史鄔元昌狀上齊澣命移龍入淮取龜入汴延緯移龍及魚二百餘里至淮岸白魚數百枚跳躍赴龍水為之沸龍入淮噴水雲霧杳冥遂不復見初將移之也御史負錫扳其一鬣元昌脩網送還至宋

遇水泊大龜屢引龜向水行網懸之暫放水水中水濶數尺深不過五寸遂失大龜所在涸水求之亦不獲空致小龜焉

顧琮

顧琮為補闕嘗有罪繫詔獄罪伏法琮一夕憂愁坐而假寐忽夢其母下體琮愈惧形於色流輩問琮以夢告之自謂不祥之甚也時有善解者賀曰子其免乎問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重見生路何告如之吾是以賀也明日門下侍郎薛稷奏刑告寢作吉失入竟得免琮後位至宰相

玄宗皇帝

玄宗嘗夢落殿有孝子扶上他日以問高力士力士曰孝子素衣。此是韋見素耳。帝深然之。數日見素自吏部侍郎拜相。

呂諲

呂諲嘗畫夢地府所追隨見判官云此人勲業甚高當不為用。諲便仰白。母老子幼家無所主控告甚切。諲疑作諛判官令將過王尋聞左右曰此人已得一替問替為誰云是蒯適王曰蒯適名士職當其任遂放諲。時與其族顧况同宿既覺為况說之後數十日而適攝

吳縣丞甚無恙而况數玩諲以為歡笑。適月餘罷職脩第于吳之積善里忽有走卒衝入謁云丁侍御傳語令參三郎適云初不聞有丁侍御侍御為誰卒曰是仙芝適曰仙芝卒于餘杭何名侍御卒曰地下侍御耳適惡之曰地下侍御何意傳生人語卒曰兼令相追不獨傳語名籍已定難可改移適求其白于侍御已未合死乞為求代卒去復來云侍御不許催令促裝因中疾數日而死

楚寔

著作佐郎楚寔大曆中疫癘篤重四十日昏迷不知

人一日忽夢黃衣女道士至寔所謂之曰汝有官祿未合死因呼范政將藥來忽見小兒持琉璃瓶大角梳瀉藥飲畢便愈及明許叔異令藥來寔疾久痼初不開目開目見小兒及梳藥皆昨夜所見因呼小兒爲范政問之信然其疾遂愈矣

薛義

秘省校書河東薛義其妹夫崔秘者爲桐廬尉義與叔母常氏爲客在秘家久之遇痞疾數月綿綴幾死常氏深憂夜夢神人白衣冠袷單衣韋氏因合掌致敬求迎義病神人曰此久不治便成勃瘡則不可治

矣因以二符兼呪授常氏呪曰勃瘡勃瘡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五道將軍收汝精氣攝汝神魂速去：：免逢此人急：如律令旦疾發即誦之及持符其疾便愈是時常氏少女年七歲亦患瘡疾旁見一物狀如黑犬而有毛神云此正病汝女者可即擒殺之女疾必愈不爾汝家二小婢亦當患瘡常氏夢中殺犬及覺傳呪于義：至心持之疾遂愈常氏女子亦愈皆如其言也

李叔霽

監察御史李叔霽者與兄仲雲俱進士擢第有名當

代大曆初叔霽卒經歲餘其妹夫與仲雲同宿忽夢叔霽相見依：然語及仲雲音容慘愴曰幽明理絕歡會無由正當百年之後方得一相聚耳我有一詩可為呈誦大兄詩云忽作無期別沉冥恨有餘長安雖不遠無信可傳書後數年仲雲亦卒

廣異記卷之三

廣異記卷第四

崔敏殼

博陵崔敏殼性耿直不懼鬼神年十餘歲時嘗暴死死十八年而復活自說初被枉追苦自申理歲餘獲放王謂敏殼曰汝合却還然屋舍已壞如何敏殼斬固求還王曰宜更訖生倍與官祿敏殼不肯難以理屈徘徊久之敏殼陳訴稱冤不已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國求重生藥數載方還藥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脚心不生遂骨露焉其後崔家頻夢敏殼云吾已活遂開棺初有氣養之月餘方愈敏殼在冥中檢身當得

十政刺史遂累求闕輕侮鬼神卒獲無恙其後為徐州刺史先是刺史皆不敢居正廳相傳云項羽故殿也敏殷到州即敕洒掃視事數日室中忽聞大呼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殷何人敢奪吾所居敏殷徐云鄙哉項羽生不能與漢高西嚮爭天下死乃與崔敏殷競一殿屋乎且王死烏江頭行萬里縱有餘靈何足畏也乃帖然無聲廳遂安後為華州刺史華岳祠旁有人初夜聞廟中呼喧乃視庭燎甚盛兵數百人陳州受敕云與三郎迎婦又云崔使君在州勿妄飄風暴雨皆云不敢既出遂無所見

仇嘉福

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簿臺村應舉入洛出京遇一少年狀若王者裘馬僕從甚盛見嘉福有喜狀因問何適嘉福云應舉之都貴人云吾亦東行喜君相逐嘉福問其姓云姓白嘉福竊思朝廷無白氏貴人心頗疑之經一日貴人謂嘉福曰君驢弱不能偕行乃以後乘見載數日至華岳廟謂嘉福曰吾非常人天帝使我案天下鬼神今須入廟鞠問君命相與我有舊業已如此能入廟否事畢當俱入都嘉福不獲已隨入廟門便見翠幕雲黯陳設甚備當前有床

貴人當案而座以竹椅床坐嘉福尋有教呼岳神
至俯伏貴人訶責數四因命左右曳出徧召關中諸
神點名閱視末昆明池神呼上堦語謂嘉福宜少遠
無預此議嘉福入堂後幕中間幕外有楚痛聲拱幕
見已懸婦頭在庭樹上審其必死形色俱別須臾貴
人召還見嘉福色惡問其故具以實對再命審視還
答不繆貴人驚云君婦若我婦也寧得不料理之遂
傳教召岳神至問何以取簿臺村仇嘉福婦致楚
毒神初不了知有碧衣人云是判官自後代對曰此
是天曹初召今見書狀送貴人令持案來勅左右對

此是下句有誤

去疑云

印之至天帝所當持出已自白帝顧謂岳神可即放
還亦謂嘉福本欲至都今不可矣宜送還富平因握
指料行程去四日方至恐不及事當以駿馬相借君
後見思可於淨室焚香念我當至言訖辭去即出門
神僕策馬亦至嘉福上馬便至其家家人倉卒悲泣
嘉福直入去婦面衣候氣頃之遂活舉家歡慶村里
長老携酒相賀數日不已其後四五日本身騎驢與
奴同還家人不知辨也內出外入相遇便合方知先
還即其魂也後歲餘嘉福又應舉之都至華岳伺下
祠作祠遇鄧州崔司法妻暴亡哭聲哀甚惻然憫之躬往詣崔

令其輟哭許為料理崔甚忻悅嘉福楚香淨室心念楚疑作焚
貴人有頃遂至叙散畢其故此是岳神所為誠可留題有脫文
也為君致二百千先求錢然後下手因書九符云先
燒三符若不愈更燒六符當還矣言訖飛去嘉福以
神言告崔崔不敢違如燒三符日晚未愈又燒其餘如疑始
須臾遂活崔問其妻云初入廟時忽見雲母車在階
下健卒數百人各持兵器羅左右傳言五使相迎倉
卒隨去王見喜方欲結歡忽有三人來云太乙神云
何以奪生人妻神惶惧持簿書云天配為已妻非橫
取之不肯違須臾有大神六人持金杵至王庭徒眾遠避

駭散獨立樹下乞宥其神遂引已還嘉福自爾方知
貴人是太乙神也爾後累思必至為嘉福迴換五六
政官大獲其力也

華岳神女

近代有士人應舉之京途次關西宿於逆旅舍小房
中俄有貴人奴僕數人云公主來宿以幕圍否及他
店四五所人初惶遽未得移徙須臾公主車聲大至
悉下店中^士便拒戶寢不敢出公主於戶前澡浴令
索房內婢云不宜有人既而見某群婢大罵公令呼
出熟視之曰此書生頗閑人意不宜挫辱第令入房

浴畢乃與之言甚會意使侍婢為洗濯施以麗服設絳帳鋪錦茵及他寢玩之具極世奢侈靡麗之好明日相與還京公主宅在懷遠里內外奴婢數百餘人榮華盛貴當時莫比家人呼某為駙馬出入器服車馬不殊王公士云某有父母在其故宅公主令婢詣宅起居送錢億貫他物稱是某家因資爵為榮貴如是七歲生二子一女公主忽言欲為之娶婦某愕怪有此語公主云我本非人不合久為君婦君亦當業有婚媾知非恩愛之替也某後亦更別婚而往來不絕婚家以其一往輒數日不還使人候之見某恒入

廢宅恐為鬼神所魅他日飲之致醉乃命術士書符施衣服中及其形體皆徧某後復適公主家家人出止之不令入某初不了其故倍加惆悵公主尋出門下大相責讓云君素貧士我相擢舉今為貴人亦此於君不薄何故使婦家書符相間以我不能為殺君也某視其身方知有符求謝甚至公主云吾亦諒君此情然符命已行勢不得住悉呼兒女令與父訣某涕泣哽咽公主命促裝即日出城某問其故居姓氏兼求名代公主云我華岳第三女也言畢訣去出門不見

王儻

王儻者少應通事舍人舉開元末入京至關西息槐樹下為傳詔聲忽見數騎狀如中使謂儻曰所為宣傳真通事舍人矣因以車騎載儻儻亦不知何人倉卒隨去久之至華岳神廟中使置儻別院誠云慎無私視便爾入內儻獨坐聞棒杖楚痛之聲因前竊窺見其婦為所由繫頸於樹拷擊儻悲愁佇立中使出見慘怛而問其故儻泫泣具言其事使云本欲留君妻既死理不可住若便遲延待歸之後即不能救君宜速還開棺此即放妻活乃命左右取驛馬送王舍人俄見一狐來儻不得已騎狐而騁其疾如風兩日至舍騎狐乃其魂也儻身本自魂出之後失音不言魂既至家家人悲泣儻命開棺其妻已活謂儻曰何以至家舉相悅慶後旬日本身方至外傳云三郎歸失音已十餘日魂云三郎到矣出門迎遂與其魂相合焉

李廣琛

河西有女郎神李廣琛少時曾遊河西憇於旅舍晝寢夢見雲車從者數十人從空而下稱是女郎姊妹二人來詣廣琛初甚忻悅及覺開目竊視髣髴猶在

深疑是妖於腰下拔劍及之神乃罵曰人好相就能
忍惡心遂去廣琛說向主人主人云此女郎神也廣
琛自往市酒脯作祭將謝前過神終不悅廣琛乃題
詩於壁墨不成字後夕又夢女郎來尤怒云終身遣
君不得封邑也

劉可大

劉可大以天寶中舉進士入京出東都途遇少年狀
如貴公子服色華侈持彈弓而行賓從甚偉初與可
大相狎數日同行至華陰云有莊在縣東相邀往隨
至莊所室宇宏壯下客於廳入室良久可大竊於中

門窺覷是一貴人在內廳理事庭中因徒甚衆多受
拷掠其聲酸楚可大疑非人境惶惧欲去初少年將
入謂可大慎無私視恐有相累及出曰適已詔君何
爾負約然已見不能復諱家君是華岳神相與故人
終令有益可無惧也須臾從者下食便別取人間食
與劉秀才食至相對各飽兼致酒叙歡無所不至可
大求檢已簿當何進達今年身事復如何乞示黃
衫吏為檢有項吏云劉君明年當進士及第歷官七
政可大苦求當年吏云當年只得一政縣尉相為惜
此可大固求之少年再為改吏云屢為怏怏惜其減

祿可大恐鬼神不信固再求之後竟以此失職明日辭去至京及第數年拜滎陽縣尉而終

王籍

王籍者太常璿之族子也乾元中客居會稽其奴病死數日復活云地下見吏吏曰汝誰家奴奴具言之吏曰今見召汝即作五道將軍因為著力得免迴路中多見旗旌隊伍奴問爲何所答曰迎王將軍爾既還數日籍遂死之日人見車騎繽紛隊伍無數問其故皆迎籍之人也

潁陽里正

潁陽里正說某不得名曾乘醉還村至少姨祠醉甚繫馬卧祠門下久之欲醒頭向轉未能起聞有人擊廟門其聲甚厲俄聞廟中問是何人答云所由令覓一人行雨門內云舉家往岳廟作客今更無人其人云只將門外卧者亦得門內人云此過客那得使他苦爭不免遂呼某令起隨至一處濛濛悉是雲氣有物如駱駝其人抱其上駝背以一瓶授之誠云但正抱瓶無令傾側其物遂行瓶中水紛紛然作點而下時天久亢旱下視見其居處恐雨不足因爾傾瓶行雨既畢所由放還至廟門見已疑在水中乃前入便

活乘馬還家以傾瓶之故其宅為水所漂家人盡死
其自此發狂數月亦卒

具題集

王法智

桐廬女子王法智者初事郎子神大曆中忽聞神作
大人語聲法智之父問此言非聖賢乎曰然乃姓滕
名傳胤本京兆萬年人宅在崇賢坊本與法智有因
緣與酬對深得物理前後州縣甚重之桐廬縣令鄭
鋒好奇之士嘗呼法智至舍屈膝十二郎久之方至
其辯對言語深有士風鋒聽之不倦每見詞人談經
誦詩歡言終日嘗有客僧詣法智乞丐者神與交言

贈詩云卓立不求名出家長懷片志在青霞今日英

雄氣衝蓋誰能久坐寶蓮花又曾為詩贈人云平生

不才足立身信有餘自歎無大故君子莫相疎嘗六

年二月二十五日夜戴孚與左衛兵曹徐晃龍泉令

崔向丹陽丞李從訓邑人韓謂蘇脩集於鋒宅會法

智至今召滕傳胤久之方至與晃等酬獻數百言因

謂諸賢人各誦一章誦畢眾求其詩率然便誦二首

云浦口朝來初漲漫蓮舟搖颺採花難春心不恹空朝晨朝

歸去會待潮平更折看復云眾人莫斷笑又誦云忽

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蓮花渾忘却

空將荷葉蓋頭歸自云此作亦頗蹉躓又囑法智弟
與鋒獻酬數百言乃去

李佐時

山陰縣尉李佐時者以大曆二年遇勞病數十日乃
愈自會稽至龍丘會宗人述為令佐時止令廳數日
中夕後與客李舉明燈而坐忽見衣緋紫等二十人
悉秉戒器趨詣庭下佐時問何人答曰鬼兵也大王
用君為判官特奉命迎候以充驅使佐時云已在哀
制如是非禮且王何以得知有我答云是武義縣令
竇堪舉君佐時云堪不相知何故見舉答云思命已

疑我

行難辭絕須臾甚至禮謁蘊藉如平生坐謂佐時曰
王求一子聳兼令取申族所以奉舉亦由緣業使然
佐時固辭不果須臾王女亦至芳香馥車騎雲合
佐時下階迎拜見其女容姿服御心頗悅之堪謂佐
時曰人誰不死如君蓋稀無且數辭以致王怒佐時
知終不免久之王女與堪去留將從二百餘人祇承
判官翌日述并弟适同詣佐時具說始末云的不
活為求一頓食述為致盛饌佐時時食雄臠忽云不
見碗呵左右何以收羹仆於食案便卒其妻鄭氏在
會稽喪船至之夕婢忽作佐時靈語云王女已別嫁

但遣我送妻兒還言甚悽愴也

僕僕先生

僕僕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自云姓僕名僕莫知其所由來家於光州樂安縣黃土山凡三十餘年精神矍
否丹衣服飲食如常人賣藥為業開元三年前無祿
縣令王滔寓居黃土山下先生過之滔命男弁為主
善待之先生因授以杏丹術時弁舅吳明珪為光州
別駕弁在其舍頃之先生乘雲而度人吏數萬皆觀
之弁乃仰告曰先生教弁丹術未成柰何捨我而去
時先生乘雲而度已十五過矣人皆莫測及弁與言

觀者皆愕或以告刺史李休光休光召明珪而詰之
曰子之甥乃與妖者友子當執其咎因令弁往召之
弁至舍而先生亦至具以狀白先生曰予道者不欲
與官人相遇弁曰彼致禮便當化之如妄動失節當
威之使心伏於道不亦可乎先生曰善乃詣休光府
休光踞見且詔曰若仙當遂往矣今去而復來妖也
先生曰麻姑蔡經王方平孔申二茅之屬問道於予
說之未畢故去非他也休光愈怒叱左右執之忽有
龍虎見于側先生乘之而去去地丈餘玄雲四合斯
須雷電大至碎庭槐十餘株府舍皆震壞觀者無不

奔潰休光惧而走失頭巾直吏收頭巾引妻子跣出
府因徙宅焉休光以狀聞玄宗乃詔改樂安縣為仙
居縣就先生所居舍置仙堂觀以黃土村為仙堂村
縣尉嚴正晦監護營築焉度并為觀主兼諫議大夫
號通真先生并因餌杏丹却老至大曆十四年凡六
十六歲而狀可四十餘筋力稱是其後果州女子謝
自然白日上昇當自然學道時神仙頻降於人間不
欲以名姓行時俗乎後有人於義陽郊行者日暮
不達前所忽見道旁草舍因往投宿室中唯一老人
問客所以答曰天陰日短至此昏黑欲求一宿老人
曰宿即不悵但無食耳久之客苦飢甚老人與藥數
丸食之便飽既明辭去及其還也忽見老人乘五色
雲去地數十丈客便遽禮望之漸遠客至安陸多為
人說之縣官以為惑眾繫而詰之客云實見神仙然
無以自免乃向空祝曰仙公何事見令受不測之罪
言訖有五色雲自北方來老人在雲中坐客方見釋
縣官再拜問其姓氏老人曰僕僕野人也有何名姓
州司画圖奏聞勅令於草堂之所立僕僕先生廟今
見在焉

萬疑富

開元中有張李二公同志相與於泰山學道久之李以皇枝思仕宦辭而歸張曰人各有志為宦其君志也何忤焉天寶末李仕至大理丞屬安史之亂携其家累自武關出而歸襄陽萬居尋奉使至楊州途覲萬疑富張衣服滓弊泮若自失有哀恤之意求與同宿張曰我主人頗有生計邀李同去既至門庭宏壯賓從璀璨狀若貴人李甚愕之曰焉得如此張誠無言且為所笑既而備極膳食畢命諸雜伎女樂五人悉持本樂中有持筆者酷似李之妻李視之尤切終飲而睥者數四張問其故李指筆者曰似吾室不能不眷

張笑曰天下有相似人及將散張呼持筆婦以林檎繫裙帶上然後使去迴謂李曰君當幾多錢而遂其願李曰得三百千當辦已事張有故席帽謂李曰可持此詣藥鋪問王老家張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貫錢當亮君也遂各散去明日李至其門館宇荒穢局鐫久閉不復有人行迹乃詢旁舍求張鄰人曰此劉道玄宅已十餘年無居者李嘆訝良久遂持帽詣王家求錢王老令送帽問家人審是張帽否其女云前所綴綠線猶在李問張是何人王云是五十年來茯苓主客今有三千餘貫錢在藥行中李領錢而迴重來

終不見矣尋還襄陽試索其妻裙帶果得林檎問其故云昨夕夢見五六人追云張仙喚搗箬別以林檎繫裙帶上方知張已得仙矣

廣異記卷之四

廣異記卷第五

鉗耳含光

竺山縣丞鉗耳含光者其妻陸氏死經半歲含光秩滿徙家居竺山寺有大墩暇日登望忽於墩側見陸氏相見悲喜問其死事便爾北望見一大城云所居在此邀含光同去入城城中屋宇壯麗與人間不殊旁有一院內兩行有房數十間陸氏處第三房夫婦之情不異平素衣服玩具亦爾久之日暮謂含光曰地府嚴切君宜還後日可領兒子等來欲有所囑明日不煩來也及翌日含光又往陸氏見之驚愕曰誠

卿勿來何得復至頃之有緋衣吏侍從數十人來入院陸氏令含光入床下重帷至地以障之誠使勿視恐主客有犯俄聞外呼陸四娘陸氏走出含光初甚怖懼後稍竊視院中都有二十八婦人緋衣各令解髻兩三結投釜中寃楚之聲聞乎數里火滅乃去陸氏徑入房含光見入接手床上良久悶絕既寤含光問平生齋菜誦經念佛何以更見此苦答云昔欲終時有僧先詣令寫金光明經當時許之病亟草草遂忘遺囑坐是坐妄語報曜此酷罰所欲見兒子者正為造金光明經今君已見無俟兒子也含光還家具

向諸子說其事悲泣終夕及明往視已不復見但荒草耳遂貸家產得五百千刺史已下各有資助滿二千貫文乃令長子載往五臺寫經至山中徧歷諸臺未有定居尋而又上臺山路之半遇一老僧謂曰寫經救世何爾遲迴留錢於臺山宜速還寫金光明經也言終不見其子知是文殊菩薩留錢而還迺至舍寫經畢含光上墩又見地獄因而直入遇閉門乃扣之門內問是鉗耳贊府耶曰是久之有婦人出曰貴閣令相謝寫經之力已得託生人間千萬珍重含光問夫人何故居此答云罪狀頗同故復在此爾

席預

開元初尚書席預以監察御史按覆河西去河西兩驛下食求羊肝不得捷主驛吏尋送肝至見肝在盤中搖動不息預輦蹙良久令持去乃取一絹為羊醢佛半日許預暴卒隨吏見王問殺生有道何故生取其肝獨能忍乎預曰初雖求肝至見動實不敢食言訖見一小佛從雲飛下王起頂禮佛言如預所陳王謂羊曰他不食汝肝令欲如何尋放預還也

張須彌

金疑全侯考上元中滁州金椒人倉督張須彌縣遣送牲詣州山

路險阻淮南多有義堂及井用庇行人日暮暴雨須彌與沙門子鄰間入義堂須彌驅馱人王老於雨中放驢項之間雲中有聲墮地忽見村女九人共扶一車王有女阿推死已半歲亦在車所見王悲喜問母妹家事靡所不至其徒促之乃去初見車漸上有雲擁蔽因作雷聲方知是雷車女輩為之推送也

蔡希閔

蔡希閔家東都暑夜兄弟數十人會於廳忽大雨雷電晦冥墮一物于庭作蠱風聲命火視之乃婦人也衣黃紬裙布衫言語不通遂因充為女使五六年能

風眼廣韵音曲切音

休岩舊風文送

吳都賦往疾凡

漢語問其鄉曲不之知但云本鄉食糯米無陶器用柳籍貯飯而食不知是何國人所在本土因出為雷取上俄墮希閔庭中

徐景先

徐景先有弟阿西頑器紿佚侮辱之而母加愛念曲為申解因厲聲應答雲雷奄至曳景先於雲中有主者左右數十人訶詰景先答曰緣弟不調供養有闕所以詬辱母命釋之非當詈母主者不識其言尋一青衣自空躍一為景先對曰若爾放去至家可荅一辯釘東壁上吾自令取之遂拋景先遺舍前池中

出水了無所損求紙答辯釘東壁果風至而辯亡

辯是辯

歐陽忽雷

歐陽忽雷者本名紹桂陽人勁健勇於戰鬪嘗為郡將有功任雷州長史館於州城西偏前臨大池常出雲氣居者多死紹至處之不疑令人以繩度測水淺深別穿巨壑深廣類是既成引決水於是雲興天地晦冥雷電大至火光屬地紹率其徒二十餘人持弓矢排鏑與雷師戰衣並焦灼形體傷腐亦不之止自辰至酉雷電飛散池亦涸竭中獲一蛇狀如螭長四五尺足無頭目斫刺不傷蠕蠕然具大鑊油煎亦不死乃

鎔鐵汁沃之方焦灼仍杵為粉而服之至盡南人因呼紹為忽雷

牛氏僮子

牛肅曾祖大父皆葵河內出家僮二戶守之開元二十八年家僮以男小安質於裴氏小安齒牙為疾晝卧廐中若有告之者曰小安汝何不肯起但取仙人杖根煮湯含之可以愈疾何忍焉小安驚顧不見人而又寢未久告之如初小安曰此豈神告我乎乃行求仙人杖得大叢極其根轉壯大入地三尺忽得大塼有銘焉揭塼已下有銅鉢斛於其中盡黃金錠

此是牛肅
記聞

引

丹砂雜其中小安不知書既藏金則以塼銘示村人楊之侶留銘示人而不告之銘曰塼下黃金五百兩至開元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有下賤胡人年二十八姓史者得之澤州城北二十五里白浮圖之南亦二十五里有金五百兩亦此人得之諸人既見銘道路誼聞於裴氏子問小安且諱執鞭之役終不言至拷訊萬端不對拘而問諸室會有画工來訪小安市丹砂焉裴氏子誘問之画工具言其得金所以又曰吾昨于人處用錢一百市砂一片砂既精妙故來更市裴氏益信得金召小安以画工示之安曰掘得銘

疑更

後下得數斤丹砂今無遺矣金寶不得則又加簍筭治之卒不言中夜亡去會裴氏蒼頭自太原赴河內遇小安於澤州小安適至市痛飲酣招去意者小安便取澤之金乎及蒼頭至裴言之方悟

成彌

隋末有道者居於太白山煉丹砂合大還成因得道居山數十年有成彌者給侍之道者與居十餘歲而不告以道彌後以家艱辭去道者曰子從我久今復有憂吾無以遺子遺子丹十粒一粒丹化一斤赤銅則費金矣足以辦喪事彌乃還如言化黃金以足用

疑黃

辨葬訖彌有異志復入山見之更求還丹道者不與彌乃持白及叔之既不得丹則斷道者兩手又不得則刖其足道者顏色不變彌滋怒則斬其頭及解衣肘後有赤囊開之則丹也彌喜持丹下山忽聞呼彌聲迴顧乃道者也彌大驚而謂彌曰吾不期汝至此無德受丹神必誅汝終如吾矣因不見彌既得丹多變黃金色稍赤優於常金可以服餌家既殷富則為人所告云彌有姦捕得彌自列能成黃金非有他故也太宗聞之召令造黃金成帝悅授以五品官勅令造金要盡天下之銅乃已彌造金凡數萬斤而

丹盡其金所謂大唐金也百煉益精甚貴之彌既藝窮而請去帝令列其方當任去彌實不知方訴之帝謂詐怒脅之以兵彌猶自列遂命武士斫其手又不言則則足彌窘急且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斬之而大唐金遂流用矣後有婆羅門號為別寶帝令入庫遍閱婆羅門指金及大毯曰唯此二寶耳問毯有何奇異而為之寶婆羅門令舒毯於地以水滿之皆流去毯竟不滋至今外國傳成彌金以為寶貨也

李播

高宗將封東嶽而天久霖雨帝疑之使問華山道士

李播播為奏玉京天帝播淳風之父也因遣僕射劉仁軌至華山問播封禪事播云待問太山府君遂令呼之良久府君至拜謁庭下禮甚恭播曰唐皇帝欲封禪如何府君帝曰合封後六十年又合一封播揖帝曰疑作曰帝之而去時仁軌在播側立見府君屢顧之播又呼迴曰此是唐宰相不識府君無且見怪既出謂仁軌曰府君薄怪相公不拜令左右錄此人名恐累盛德所以呼迴處分爾仁軌惶汗久之播曰處分了當無苦也其後帝遂封禪

狄仁傑

高宗時狄仁傑為監察御史江嶺神祠焚毀畧盡至
端州有蠻神仁傑欲燒之使人入廟者立死仁傑募
能焚之者賞錢百千時有二人出應募仁傑問往復
何用其人曰願得敕牒以牒與之其人持往至廟便
云有敕因開牒以入宣之神不復動遂焚毀之其後
仁傑還至汴州遇見鬼者云侍御後有一蠻神謂被
燒金常欲報復仁傑問事竟何如鬼者云侍御方領金帛今
台輔恒有鬼神二千餘人隨從彼亦何所能為久之
其神還嶺南矣

王萬徹

武太后暮年宮人多死一月之間已數百人太后召
召役鬼者王萬徹使視宮中萬徹奏曰天皇以陛下召疑行
久臨萬國神靈不樂以致是也太后曰可柰何萬徹
曰臣能禳之乃施席於殿前持力噀水四向而呪有
頃曰皇帝至萬徹乃進語帝曰天道有去就時運有
廢興昔皇后佐陛下母臨四海大弘姜嫄文母之化
遂見推戴萬國歸心此天意非人事也陛下聖靈在
天幽明理隔何至不識機會損害生人若此之酷哉
帝乃空中謂之曰殆非我意此王皇后訴寃得伸耳何
止後官將不利於汝君太后及左右了聞之太后上疑止

默然改容乃命撤席明年而五王援立中宗遷太后於上陽宮以幽崩

趙州參政妻

趙州盧參政新婚之任其妻甚美數年罷官還都五月五日妻欲之市求續命物上於舅姑車已臨門忽暴心痛食頃而卒盧生哭號畢往見正諫大夫明崇儼扣門甚急崇儼驚曰此端午日款關而厲是必有急遂趨而出盧生再拜具問其事明云此太山三郎所為遂書三符以授盧還家可速燒第一符如人行十里許不活更燒其次若又不活更燒第三符橫死

疑餉

必當復生不來必死矣盧還累禱其妻遂活頃之能言云初被車載至太山頂別有宮室見一少年云是三郎侍婢十餘人擁入別室待粧梳畢方擬宴會婢等令較粧已緣眷戀故人尚且悲淚有頃聞人款門云是上界功曹適奉都使處分令問三郎何以取盧家婦宜即遣還三郎怒云自取他人之妻預都使何事語功曹令去相與往復其辭甚惡頃吏又聞款門云是直符使者都使令取盧家夫人還之對局勸不聽對局曰非獨累君當禍及我又不聽尋有疾風吹黑雲從崖頂來二使唱言太乙直符令且至矣三郎

有懼色風忽卷宅高百餘丈放之人物靡碎唯盧氏
獲存三使送還至堂上見身卧床上意甚凄恨被推
入身遂活

河東縣尉妻

景雲中河東縣尉李某妻王氏美色著稱王輔李朝
趨府未歸王粧梳向畢焚香閑坐忽見黃衣數人御
犢車自雲中下至堂所王驚問所以答曰華山府君
使來奉迎辭不獲放倉卒欲去謂家人曰恨不得見
李少府別揮淚而行死於階側俄而紅雲捧車浮空
冉冉遂滅李自州還既不見妻撫屍號慟絕而復甦

者數四少頃有人詣門自言能活夫人李罄折拜謁
求見衛護其人坐床上見朱書符札至因書墨符飛
之須臾未至又飛一符笑謂李曰無苦尋當得活有
頃而王氏蘇李拜謝數十竭力贈遺其人大笑曰救
災恤患焉用物乎遂出門不見王氏既寤云初至華
山見王甚悅列供帳於山椒與其徒數人歡飲宴
樂畢方申繾綣適爾杯酌忽見一人乘黑雲至云太
乙令喚王夫人神猶從容請候畢會尋又一人乘赤
雲大怒曰太乙問華山何以輒取主人婦不速送還
當有深譴神大惶懼使令送至其家

李湜

此類皆德
有以指蓋
是時宮抗
藩邸責主
達官有不
可指名者
則託以鬼神
以微刺也

趙郡李湜以開元中謁華山廟過三夫人院忽見八
女悉是生人邀入寶帳中備極歡洽三夫人迭與結
歡言終而出臨訣謂湜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
岳神當上計與天至時相迎無宜辭讓今者相見亦
是其時故得歡耳自後七年每遇其日奄然氣盡家
人守之三日方寤說云靈帳瑤筵綺席羅薦搖月扇
以輕暑曳羅衣以縱香玉珮清冷香風披拂候李湜
之至莫不笑開星眼花媚玉顏叙離異則涕零論新
歡則憤洽三夫人皆其有也湜才博於器尤為所重憤疑情

各盡其歡情及還家莫不惆悵嗚咽延景惜別湜既
寤形體流浹輒病十來日而後可有術者見湜云君
有邪氣為書一符後雖相見不得相近二夫人一姓
王一姓杜罵云酷毒無行何以帶符為小夫人姓蕭
恩意特深泫泣相顧誠湜三年勿言之非獨損君
亦當損我湜問以官云合進士及第終小縣令皆如
其言

葉淨能

開元初玄宗以皇后無子乃令葉淨能道士奏章上
玉京天帝問皇后有子否久之章下批云無子却甚

分明

張嘉祐

開元中張嘉祐為相州刺史使宅舊山嘉祐到任便有鬼祟備極擾亂嘉祐不之惧其西院小廳鋪設及他食物又被翻倒嘉祐往視之見一女子嘉祐問女即何神答曰已是周文尺將軍相州刺史尉遲府君女家有至屈欲見使君陳翹嘉祐曰敬當以待有須而至客姿魁岸視瞻向遠致先敬於嘉祐嘉祐延坐問之曰生為賢人死為明神胡為胥宰幽冥恐動鬼女遂令此州前後號為凶闕何為正直而至是耶鬼

張嘉祐

云往者周室祚殫楊堅篡奪我周之臣子寧忍社稷墜堅崩潰所以欲全臣節首唱大義冀乎匡復宇宿以存宿寤宙太祖之業常孝寬周室舊臣不能聞義而舉反受楊堅術勒為其所用一州之眾當天下累萬之師精誠雖欲貫天四海竟無救助尋而失守一門遇害合家六十餘口體骨在此廳下日月既深幽怨愈甚欲化則不可欲白於人悉皆惧死無所控告至此明公幸垂顧盼若沉骸倘得不棄生魂有所招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嘉祐許諾他日出其積骸以禮葬於他所為廟歲時禱祀焉嘉祐有女十八九歲家人欲有

所問則令啓白神必有應神欲白嘉祐亦令小女出見以為常也其後嘉祐家人有所適神必使陰兵送出境兵還具白送至某處其西不過河陽橋

盧融

開元初范陽盧融病中獨卧忽見大鳥自遠飛來俄止庭樹高四五尺狀類鷄目大如盂觜長尺餘下地上堦頃之入房登床舉兩翅翅有手持小槍欲以刺融融伏惧流汗忽復有人從後門入謂鳥云此是善人慎勿傷也鳥遂飛去人亦隨出融疾自爾即差

王緒

天寶末台州錄事參軍王緒病時忽有大鳥飛入緒房行至床所引觜向緒聲云取緒遂卒

南海大魚

嶺南節度使何履光者朱崖人也所居傍大海云親見大異者有三其一曰海中有二山相去六七百里晴朝遠望青翠如近開元末海中大雷雨泥狀如吹沫天地晦冥者七日人從山邇來者云有大魚乘流入二山進退久之其腮挂一崖上七日而山折魚因爾得去雷魚聲也雨泥是口中吹沫也天地黑者魚吐氣也其二曰海中有州從廣數千里州之上有物

狀如蟾蜍數枚大者周迴四五百里小者或百餘里
每至望夜口吐白氣上屬於月與月爭光其三曰海
中有土周迴數千里每夏初州有大蛇如百仞山長
如渴甚以身繞一山數十匝然後低頭飲水久之遂
為海中大物所吞半日許其山遂折蛇乃山被吞俱
盡亦不知其吞者是為何物也

南海大蟹

近世有波斯嘗云乘舶泛海往天竺國者已六七度
其最後舶漂入大海不知幾萬里至一海島島中見

胡人衣草葉俱而問之胡云昔與同行侶數十人漂
沒無已隨流得至於此因爾採木實草根食之得以
不死其衆哀焉遂舶載之胡乃說島上大山悉是車
渠瑪瑙頗黎等諸寶不可勝數舟人莫不棄已賤物
取之既滿船胡云連發山神若至必當懷惜於是
隨風挂帆行可四十餘里遙見峯山上有赤物如蛇
形久之漸大胡曰此山神惜寶逐我也為之奈何舟
人莫不戰惧俄見兩山從中出高數百丈胡喜曰此
兩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好與山神鬪神多不勝甚
懼之今其螯出無憂矣大蛇尋至蟹所盤鬪良久蟹

夾蛇頭死於水上如連山焉船人由是得濟也

廣異記卷之五

廣異記卷第六

鯨魚鬪蛇

開元末雷州有鯨與蛇鬪其蛇大如屋雷公數十在空中上下或縱火或詬擊七日方罷海邊居人往者不知二者何勝但見海中正赤

鯉魚鬪蛇

開元中台臨州海大蛇與鯉魚鬪其蛇大如屋長繞孤島數匝引頭向水其魚如小山鬚目皆赤往來五六十里作勢大擊魚用鱗鬚鱗蛇以口下咋魚如鱗鬚觸是鬪者三五日蛇竟為魚觸而死

謝二

開元時東京士人以遷厝不給南遊江淮求丐知己因而無獲徘徊揚州久之同亭有謝二者矜其失意恒欲恤之謂士人曰無爾恐為君欲比歸當有三百千相奉及別以書付之曰我宅在魏王池東至池叩大柳樹家人若出宜付其書便取錢也士人如言乃叩樹久之小婢出問其故答謝二令送書忽見朱門白壁婢往却出引入見姥充壯當堂坐謂士人曰兒子書勞君見送書令付三百千今不違其意及士人出已見三百千在岸悉是官家排斗錢而已小壞士

人疑其精怪不知何處得之疑用恐非理物以告官

其言始末河南尹奏其事皆云魏王池中有一龜恐

其疑具

為是爾有敕使擊射之得崑崙數十人悉持刀槍沉入其窟得龜大小數十頭末得一龜大如連牀官皆殺之得帛錢數千事其後五年士人選得江南一尉之任至揚州市中東店前忽見謝二怒云於君不薄何乃相負以至於斯老母家人皆遇非命君之故也言訖辭去士人大懼十餘日不之官為侶徒所促乃發行百餘里遇風一家盡沒時人云以為謝二所損也

荊州漁人

天寶中荊州漁人釣得青魚長一丈餘鱗上有五色
圓光異常端麗漁人不識以其與常魚異不持詣市
自烹食無味頗怪焉後五日忽有車騎十人至漁者
所漁者驚惧出拜問中一人怒云我之王子往朝東
海爾何故殺之我令將軍訪王子汝又殺之當令汝
身崩潰分裂受苦痛如王子及將軍也言訖訶漁人
漁人倒仆因大惶汗久之方寤家人扶還便得癩病
十餘日形體口鼻手足潰爛分散數月方死也

王太

海陵人王太者與其徒十五六人野中忽逢一虎當
路其徒相語^二十五六人決不盡死當各出一衣以
試之至太衣吼而隈者數四海陵多虎行者多持大
棒太選一棒脫衣獨立謂十四人卿宜速去料其已
遠乃持棒直前擊虎中耳虎悶倒尋復起去太背走
惶懼不得故道但草中行可十餘里有一神廟宿於
梁上其夕月明夜後聞草中虎行尋而虎至庭跳躍
變成男子衣冠甚麗堂中有人問云今夕何爾纍悴
虎云猝遇一人不意勁勇中其捷棒困極迫死言訖
入座上木形中忽舉頭見太問是何客太惧墮地具

行

二疑云

悉

此條
脫

陳始末神云汝業為我所食然後十餘日方可死我
取爾早故中爾棒今已相遇理當祐之後數日宜持
猪來以已血塗之指庭中大樹可繫此下速上樹當
免太後如言神從堂中而出為虎勁躍太高不可得
乃俯食猪食畢入堂復為人形太下樹再拜乃還爾
後更無患

荊州人

荊州有人山行忽遇張鬼以虎皮冒已因化為虎受
張鬼指揮凡三四年搏食人畜及野猪獸不可勝數
雖虎而心不願無如之何後張引虎經一寺門過

諸

已遂走入寺庫伏庫僧林下道人驚恐以白住持者
時有禪師能伏諸橫獸因至虎所顧視問佛子何所頓錫
求耶為欲食人為厭獸身虎弭耳流涕禪師以手巾
繫頸牽還本房恒以衆生食及他味哺之半年毛落
復變人形具說始事二年不敢離寺後暫出門忽復
遇張以皮冒已遽走入寺皮及其腰下遂復成虎篤
志誦經歲餘方變自爾不敢出寺門竟至死

劉老

信州劉老者以白衣住持於山溪之側人有鵝二百
餘隻詣劉放生恒自看養數月後每日為虎所取一

以

床有德

耗三十餘頭村人患之羅絡陷穽遍於放生所自爾落
虎不復來後數日忽有老叟巨首長鬚來詣劉問鵝
何以少減荅曰為虎所取又問何不取虎荅曰以設
陷穽此不復來叟曰此為俵鬼所教君先制俵即當若
得虎劉問何法取之叟曰此鬼好酸可以烏白等梅
及楊梅布之要路俵若食之便不見物虎乃可獲言
訖不見是夕如言布路之四旁後聞虎落穽自爾乃
絕焉

虎婦

州賣飯人其子之婦山園摘菜為虎所取經十二

差疑衍

或而後還自說被虎銜入深山石窟中本謂遇食久
之相與寢處窟中都有四虎妻婦人差老又一最老
虎虎恒持麋鹿等肉還以哺之或時含水吐其口中
婦人欲出輒為所怒驅以入窟積六七年後數歲漸
失餘虎老虎者獨在其虎自有婦人未嘗外宿後一
日忽夜不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如是又一日
乃徐日出窟行數十步不復見虎乃極力行五六里
聞山中伐木聲徑往就之伐木人謂是鬼魅以礫石
投擲婦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致問婦人云已是某家
新婦諸人亦有與隣者先知婦人為虎所取衆人方是

李廣記亦作遇

未太平廣記作來

太平廣記元日
窟字

信之鄰人脫已衫衣之將還會其夫已死翁姥憫而收養之婦人亦慙慙之精神恒為往來之所狎暱劉全白親見婦人說其事云

松陽人

松陽人入山採薪會暮為二虎所屬遽得上樹樹不甚高二虎跳躍之終不能及忽相語云若得朱都事應必達留一虎守之一虎乃去俄而又一虎至細長捷善攫時夜月且明備見所以小虎頻攫其人衣其人正樵刀猶在腰下伺其復攫因以刀斫之斷虎爪大吼利隨皆去至明其人始得下乃還舍村人相問因說

其事村人云今縣東有朱都事往候之得無是乎數人同往問訊答曰昨夜暫出傷手今見損卧乃驗其真虎矣遂以白縣令命群吏持刀圍其所而執之朱燒都事忽起奮迅成虎突人而出不知所之

南陽士人

近世有一人寓居南陽山忽患熱疾旬日不瘳時夏夜月明暫於庭前偃息忽聞叩門聲審聽之忽如睡夢家人即無聞者但於恍惚中不覺自起看之隔門有一人云君合成虎今有文牒此人驚異不覺引手受之見送牒者手是虎留牒而去開牒視之排印於

空紙耳心甚惡之置牒席下復寢明旦少憶與家人
言之取牒猶在益以為怪疾似愈忽憶出門散適遂
策杖閑步諸子無從者行一里餘山下有澗公澗徐沿
步忽於水中自見其頭已變為虎又自觀手足皆虎
矣而甚分明自度歸家必——為妻兒所驚但懷憤耻
緣路入山經一日餘家人莫知所往四散尋覓比隣
皆謂虎狼所食矣一家號哭而已此人為虎入山而
日覺飢餒忽於水邊蹲踞見水中科蚪科蚪數升自念嘗
聞虎食泥遂淘食之殊覺有味又復徐行乃見一兔
逐擒之應時而獲即噉之覺身輕轉強晝即於深榛

草中伏夜即行求食亦數得麋兔等還轉為害物之
心忽尋樹上見一採桑婦人草間望之久私度吾聞
虎皆食人試攫之果獲焉食之甚覺甘美常近小路
伺接待人日暮有一荷柴人過即欲捕之忽聞後有
人云莫取莫取驚顧見一老人鬚眉皓首知是神人
此人雖變心猶思家遂哀告老人曰不知身有何罪
忽變此狀何計可免老人曰汝曾為天神所使作此
身今欲向畢却得復變人身若殺負薪者永不變矣
汝明日合食一王評事後當却為人言訖不見此老
人此虎遂又尋草潜行至明日：晚至官路值候忽

聞鈴聲於草間匿又聞空中人曰此誰角馱空中答曰王評事角馱又問王評事何在答曰在郭外縣官相送飯會方散此虎聞之更沿路伺之一更已後時沿有微月聞人馬行聲空中又曰王評事來也須臾則見一人朱衣乘馬半醉可四十餘亦有導從數人相去猶遠遂于馬上擒之曳入深榛食之其從逆散而走食訖心稍醒却憶歸路去家百里餘來尋山却歸又至澗邊却照其身已為人矣遂歸其家家人驚怪失之已七八月日笑言語倒錯似沉醉人漸稍進粥食月餘平復後又六年遊陳許長葛縣時縣令席上坐客

約三十餘人主人因話人變化之事遂云牛哀之事多為妄說此人遂述已之事以明變化之不安主人驚異乃王評事之子也自說先人為虎所殺今既逢讎當殺虎矣官既知其實一聽免罪焉

虎恤人

鳳翔府李將軍者為虎所取蹲踞其上李頻呼大王乞一生命虎乃弭耳如喜狀頃臾負李行十餘里投其窟中三虎子見人喜躍虎於窟俯視久之方去其後入窟恒分所得之肉及李積十餘日子大如犬悉能陸梁乳虎因負出窟至第三子李恐去盡則已死

窟中乃因抱之云大王獨不相引虎因垂尾李持之
遂得出窟李復云幸以相祐豈不送至某家虎又負
李至取所處而訣每三日一至李舍如相看者經二
十日前後五六度村人懼怕其後又來李遂白云大
王相甚善村人^恐大懼更願不來經月餘復一來自爾^{相下疑脫事}
乃絕焉

范端

充

涪陵里正范端者為性幹了州縣充任使久之化為
虎村鄰苦之遂以白縣云恒引外虎入村盜食牛畜
縣令云此相惡之辭天下豈有如此事遂召問端對

如令言久之有虎夜入倉內盜肉過曉不得出更遶
園之虎傷數人逸去耆老又以為言縣令因嚴詰端
所由端乃呈狀云常思生肉不能自致夜中竇出於
東家欄內竊食一猪覺有滋味是故見人充肥者即
欲噉之但苦無伍耳每夜東西求覓遇二虎見隨所
有得者皆共分之亦不知身之將變然察其舉措如
醉也縣令以理喻遣之是夜端去凡數日而歸衣服
如故家居三四日昏後野虎並來至村外鳴吼村人
恐懼又欲殺之其母告喻令去端泣涕辭母而行數
日或見三虎其一者後左足是靴端母乃遍求於山

谷復見之母號哭二虎走去有靴者獨留母前就之
虎俯伏閉目乃為脫靴猶是人足母持之而泣良久
方去是後鄉人頻見或呼范里正二虎驚走一虎為
視俛仰有似悲愴自是不知所往也

石井崖

石井崖者初為里正不知好也遂復儒號書生因向
郭買衣至一溪溪南石上有道士衣朱衣有二青衣
童子侍側道士曰我明日日中書生石井崖充食天
符已下可令除去刀杖勿有損傷二童子因去訖石損
井崖見道士道士不覺見石井崖井崖聞此言驚駭

行至店宿留連數夕忽有軍人來問書生莫携軍器
去否書生井崖素聞道士言乃出刀拔槍頭懷中藏之軍
人將刀去書生盤桓未去主人屢逐之書生不得已
遂以竹盛却槍頭而行至路口見一虎當路徑前攫
取書生書生遂以槍刺適中其心虎遂斃二童子審
觀虎死乃謳歌喜躍

涼州人牛

天寶時涼州人家生牛多方長而大長不可拘制因
爾放逸他牛從之者甚眾恒於城西數十里作群人
不能制其後牛漸凌暴至數四鄉里不堪其弊都督

方疑力工長

字衍

謀除之會西^成胡獻一勢獸狀如犬大而色正青都城疑城
督問胡獻此何用胡云搏噬猛獸都督以狂牛告之
胡云但有賞錢當為相取於是以三百千為賞胡乃
撫獸祝願如相語之狀獸遂振迅跳躍解^縱繩之徑疑作解繩
詣牛所牛見獸至分作三行而獨處前埋身土中獸
乃前闔揚塵暗野須臾便還百姓往視
竟

不知是何獸初望其闔見獸大蜀馬闔畢牛已折
項而死胡割牛腹取其五臟盆盛以飼獸累啖之漸
小如故也

常有柔

五字悞

建安縣令常有柔家奴執轡年二十餘病死有柔聞
客善持呪者忽夢其奴云我不幸而死尚欠郎君四
十五千地下所由令更還作畜生以償債我求作馬馬疑馬
兼為異色今已定也其明年馬生一白駒而異目皆
奴之作也後數歲馬可直百餘千有柔深歎其言
驗憤之裴寬為採訪以有柔為判官寬見白馬求
市之問其價直有柔但求三十千寬因授之有柔曰
此奴向欠四十五千當應更來後數日寬謂有柔曰
馬是好馬前者付錢深恨太賤乃復以十五千還有
柔其事遂畢

姚氏

開元中吳興姚氏者被流南裔其主素養二犬在家亦將隨行家奴附子及子小奴悉皆勇壯謀害其主然後舉家北歸姚所居偏僻鄰里不接附子忽謂主此是北云即君家北人今竄南荒流離萬里忽有不祥奴當扶持喪事此歸頃者已來自覺衰憊恐溘然之後其餘小弱則即君骸骨不歸故鄉伏願圖之姚曉其意云汝欲令吾死耶奴云正爾慮之姚請至明晨及期奴父子具饌勸姚飽食捧觴哽咽心既蒼黃初不能食但以物飼二犬值奴入厨因撫二犬云吾養汝多年今奴等殺我汝知之乎二犬自爾不食顧主悲號頃更附子至一犬咋其喉斷而斃一犬遽入厨亦咋小奴之喉死又咋附子之婦殺之姚氏自是獲免

劉巨麒

劉巨麒開元末為廣府都督在州唯養一犬雄勁多力犬至馴附有異於他巨麒嘗夜迎使犬忽遮護不欲令出巨麒亦悟曰犬不使我行耶徘徊良久人至曰使近巨麒咤曰我行却從如雲寧有非意之事使家人開犬而出上馬之際犬亦隨之忽咬一從者中喉頃之死巨麒驚惧復死者懷中得利匕首初巨麒

曾鞭箠此奴故備其狀然欲報復而犬逆知之以是免難

崔惠童

開元中高都主婿崔惠童其家奴萬敵者性粗暴忍於殺害主家牝犬名黃女失之數日適主召萬敵將有所使黃女突于主前進退吠萬敵他人呵叱不能良久方退聞呼則主家怪惡萬敵自首云前數日實烹牝犬不知何以至是初不信萬敵見埋其首所在取以為信由是知其冤魂也

楊氏

長安楊氏日恒一衣婦人不知其所由來每上堂

直詣諸女曰天使我與若有女悉驚畏而避之不可

與若下疑有脫誤

則言辭不遜所為甚鄙或裸體而行掩目因出

外間與男子調戲猛而狡穢擒捕終不可得一日悉

取諸女囊中媒衣暴置庭前女不勝其忿極口罵之

遂大肆醜言發其陰事纖毫必悉如此十餘日呼神

巫以符案逐之巫去輒來悉莫能止乃徙家避之會徒疑徙

楊氏所親自遠而至其為說之此人素有膽便獨立

其宅夜張燈自升婦人果來偽自款昵留之寢宿私

令匿其所曳絛履求之不得狼狽而去取履視之則

羊蹄也以計尋之至宅東寺中見長生青羊而雙蹄
無甲行甚艱躑躅而殺之其怪遂絕

王法智條有戴
孚云疑此即是
書後人從廣
記依類書內并誤
入牛肅紀內一條故
卷數不合耳

右書多載李唐時事當出當出是時人所撰
自宋以來諸家目錄未著惟錢遵王述古
堂書目及讀書敏求記載之卷數及手門奴
事皆与此合知傳自錢氏也己丑歲購書于福
州陳氏中有河朔訪古記已成議而檢不得乃以
此補數用月大暑閱此消夏一日而竟其
法當更訪太平廣記長壽系載也

文苑英華有顧况廣異記序云戴孚誤二十卷不知
即此否此疑抄者看廣紀成之但字句小別耳
廣異記卷之六終總共七十九頁



